

三个王国

——朝鲜：东北亚势力的集中地

作者：傅高义(Ezra Vogel) 译者：李江涛

[内容提要]由于苏联的瓦解和俄罗斯力量的衰落，俄国不再成为西欧的主要势力。在可预见的将来，在朝鲜这个东北亚势力的集中地，将形成中国、日本和美国“三个王国”争雄的局面。

如果有人想了解东北亚势力的竞争，那么他必须解读朝鲜。近千年来，朝鲜一直是东北亚势力平衡的中心。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除了在大规模的军队集结，朝鲜受到威胁，以及当日本军阀于16世纪末进攻朝鲜，或者当中国新王朝达到其军事顶峰时，运输一直都比较困难。中国新王朝通常去进攻朝鲜，但当他们的部队撤走后，朝鲜便强化了自己的统治。

然而，在上一世纪，朝鲜的命运经常变化。这不仅反映出各种势力的接触增加，而且反映了它们之间力量的平衡。自1870年开始，新崛起的日本势力挑战中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于1895年在战争中打败中国，从而使这一挑战达到高潮。1905年，日本继续扩张其经济和军事势力，并且打败了俄国。这些战争均发生在朝鲜，日、中、俄在那里存在着

利益冲突。当美国总统塔夫特于1905年同意在该地区不对日本势力进行挑战时，朝鲜便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衰落了，中国重新统一，朝鲜变成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战场。由于朝鲜战争是在僵持中结束的，因而在分离的朝鲜双方建立起一种艰难的平衡。

如今，中国的上升与苏联的解体再一次使在朝鲜问题上的斗争发生变化。北朝鲜不论是走向崩溃还是实现软着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短期内可能会缓解。可预见的前景是，这将导致各方势力寻求在那里的长远地位。

俄国在远东保留着大量的军事装备，如果落入狂人之手，可以给朝鲜半岛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俄国在其属于亚洲的地区还有大量资源，当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时，可以发挥其影响。但是，俄国在远东

的人口只有 700 万，这对于东亚方式的工业化来说实在太少。而在实力来源于经济、信息和组织制度的时代，俄国不再成为亚洲的主要势力。

正在上升的中国、日本以及美国，作为这个地区主要势力的这“三个王国”，将在 21 世纪继续主宰东北亚。当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在物质和政治的基础设施方面都远远落后于那些现代国家。但是，由于有着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持续最久的政治历史，以及最多的人口，中国开始被认为将希望成为一种主要的势力。中国的影响力来自其他国家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以及寻求进入中国巨大市场的愿望。

日本有最大的对外援助计划、在亚洲最多的直接投资，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不过，它的侵略历史及国内的和平主义限制了其地区性的军事角色。此外，日本人的海岛性格及缺乏普遍意识，使其在其他亚洲人中很难赢得人心。

没有人会挑战美国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军事势力。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象美国一样提供这么大的市场和领导，培训这么多高水平的领导者，或输出如此有吸引力的通俗文化。

这三个王国会怎样开始它们在朝鲜的竞争呢？

八十年代中期，南朝鲜为了实现其对北朝鲜的政治影响，以及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中获得好处，开始向中国表示友好，欢迎中国参加 1988 年在汉城举行的奥运会。

中国作出了迅速反应，欢迎南朝鲜在中国沿海的企业投资，并提供了很多贸易机会。从 1986 年到 1996 年，中韩两国贸易从每年不足 10 亿美元到每年 200 亿美元。大批南朝鲜的学生和旅游者开始到中国旅游。中国领导者情愿为激怒北朝鲜付出代价，而北朝鲜就象被抛弃的情人那样感到心烦意乱。

从 1979 年起，中国就无法说服北朝鲜按照中国的样子开放经济。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并不怕只占大陆 2% 人口的台湾。而北朝鲜则有理由害怕南朝鲜。因为后者的人口，相当于前者的两倍。而且从七十年代末，南韩急剧上升的工业力量比北朝鲜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虽然北朝鲜也战战兢兢地提到改革和经济特区，但 1989 年的东欧事件使它认为，保持一个控制严厉的王国内是英明的决定。金日成与齐奥塞斯库进行过多次互访，而罗马尼亚在意识上是模仿北朝鲜的。1989 年罗马尼亚对外开放不久，齐

奥塞斯库就遭到了枪杀，这对北朝鲜的领导者来说，无异于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由于食物短缺和自 1990 年以来的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北朝鲜面临着可怕的难题：或者衰落下去，或者承担由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危险后果。

1989 年，当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解体时，北京的领导者在寻求保持共产主义体制的可行方式。对于北京来说，北朝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对抗日本的安全上的缓冲器，而且是共产主义存在的象征。中国继续向北朝鲜提供少量的食物和油料，以维持这个政权的生存，但援助的数量不足以使其走上繁荣。当中国与南朝鲜的关系不断改进的同时，与北朝鲜高层的关系却在萎缩。然而，只有中国仍与北朝鲜保持党和军队的联系。

中国与美国在中止北朝鲜核武器计划方面的合作，无疑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相信，北朝鲜拥有核武器，并不符合它的利益。在朝鲜半岛，日益增长的竞争时代来临，那么按中国的能力来说，要考虑长远的目标，就应该倾向于与南朝鲜合作，因为后者有左右这个地区的能力。中国领导人向南朝鲜领导人表示友好，经常谈起他们在日本殖民主义侵略下所共同遭受的苦难，并且提醒说，亚洲的问题只能由存在这些问题的亚洲人自己来解决，而不能由那些离这些问题十万八千里远的别人来解决，例如美国人。

当亚洲的国家变得越来越民主时，当权者很难不理睬人们反抗日本的情绪。朴正熙在 1965 年与日本关系正常化时，就不管群众的想法。

朝鲜人与日本人的冲突，不仅缘于文明方面的巨大差别，而且缘于文化上的细小差别，这种差别象征着使人深深感到历史性的对抗。近几十年来，这种对抗又与许多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例如相互不尊重，因南朝鲜经济增长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上的狭沟，以及共同合作的实际能力。南韩人仔细地从日本对手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包括行政、商业、新闻、劳动、学术和体育。

在日本殖民主义时代，向日本人学习的那一代朝鲜人已经退休了。然而，一大批年轻一代则没有殖民地时代经验的包袱，他们审慎地向日本人学习，并且紧随日本发展。在日本学习的韩国人要多于在美国学习的韩国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人不可能达到日本人与朝鲜人这样深远的工作关系。

南韩人很想使自己独立于日本的经济。但是，由于日本经济的规模很大，起飞又早，再加上它在各个领域都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因而南韩完全的经济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

北朝鲜人依赖日本较少，所以当南韩在经济和技术上依赖日本时，北朝鲜人便自由发泄其反日情绪。现在这种做法也有所收敛了。当北朝鲜依赖日本的食物救济，依赖日本的投资基金发展 Najin - Songhon 和其它地区时，便很少有别的选择，其反日宣传只能降温。南北朝鲜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北方对外开放，其代价将是很大的。特别当南方的经济发展放缓后，它不可能独自承受这副重担。这样一来，就会需要日本人的大量帮助，从而为日本人施加新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中日双方的对抗要比中美对抗深得多。日本还没有与中国在亚洲进行竞争的广泛的战略计划。但去年双方的紧张关系升温，使得日本寻求与南韩及其他亚洲国家改善关系。日本首相上台后的头一年，便遍访东南亚，以开展与东盟国家的对话。他并且两次与金泳三会面，一次在南韩的 Cheju 岛，一次在日本的 Beppu。

美国仍维持与南韩的联盟。美国在韩战中牺牲了不少人，其军队和装备还留在前线，以防御来自北朝鲜的可能的进攻。没有哪个国家象美国那样训练了如此高水准的朝鲜军队。此外，美国还从南韩吸纳了众多的出口物资，并提供了大量投资。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不过，南韩人对美国的友好态度已经降温，领导人担心美国对北方示好，而且青年人认为，美国对南韩军事暴政统治持不反对态度，特别是对当年光州的大屠杀更是讳莫如深。许多南韩人认为应该结束对美国老大哥俯首听命的状态，他们对驻扎在南韩的美国士兵所发生的事件和丑闻持否定态度。

美国牵头迫使北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并且创建朝鲜能源发展组织(KEDO)来对北朝鲜予以补偿。美国还以这个组织作为契机，来讨论更广泛的问题，以便使北朝鲜能进入国际事务。美国也抛出“二加二谈判”建议，试图由中、美、南北朝鲜共同修改朝鲜停战的军事协议，以实现那里的永久和平。

从常识上说，南朝鲜人对美国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十九世纪下半叶，南朝鲜人要求美国协助反抗日本侵略时，美国人无动于衷。然而，南朝鲜

的安全防卫专家们则希望美国对长久保持在朝鲜半岛的力量有一个承诺，即使在半岛的紧张状态减弱后，也需要这样做。他们相信，在强大的中日两国的竞争中，美国力量的存在可以降低南朝鲜被卷入的危险。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美国应开始准备使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中国与日本都相信，朝鲜的统一不一定符合它们的最佳利益。中国的利益在于，北朝鲜可以作为共产主义的缓冲器。而且他们担心，一旦朝鲜统一，美国的军队就有可能到鸭绿江边驻扎。日本则担心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朝鲜，会更加对日本持敌对态度。然而，朝鲜半岛的稳定，都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如果一旦南北朝鲜决定统一，中日双方肯定不会持强烈反对态度。

东北亚势力的均衡仍然存在着不稳定性，并且很容易被朝鲜或三个王国中的任何一个打破。如果朝鲜统一了，或者南北朝鲜的紧张关系减弱了，那么势力的均衡仍会被下列因素所打破：

——朝鲜因素。如果朝鲜继续发展高水平的军事装备，并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从而引起日本扩充军备并发展核武器。

——中国因素。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将会使自己的实力延伸到现在声明拥有主权的附近领土，以实现其利益。

——日本因素。如果它放弃日美军事联盟，成功地扩充军备，并且朝着拥有核武器的方向发展。

——美国因素。如果它对长期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承诺摇摆不定，导致中、日、韩加强自身实力，从而引发一场军备竞赛。

朝鲜半岛存在着再次成为各种势力的战场的可能性。因而，朝鲜问题的核心，是在东亚的主要势力，应改变目前动荡的平衡，求得长期的稳定，并取得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长期合作。这就需要在“三个王国”之间，即中美、日美，特别是中日之间保持稳定的关系。朝鲜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我们都需关注那里。

作者傅高义(Ezra Vogel)，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教授，曾任美国情报院东亚事务官。

本文译自《哈佛亚太评论》1997年夏季号。

责任编辑 曹乾亨